



夜空中的兩顆星星

□雷小萍

外公曾經說，天上的星星晶瑩閃亮，都是愛你的人在默默守護著我們。如果屬實，那我肯定地說，我的外公和外婆是最閃亮的那兩顆。

每次去外婆家，她都樂呵呵地張羅好吃的。我不愛吃，埋怨肉切得太大太厚、飯盛得太多太滿。她也不惱，只說長身體，多吃些。每次我走，她大包小包裝這裝那，送了又送。

時光易逝，歲月催人。病逝是世上最殘酷的“死刑”，而我那一生良善的外婆竟也遭受了這常人難以承受的生命之痛。

“不曉得下回來外婆還在不在哦……”記憶中，與外婆的對話便停留在此，這似乎也是外婆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。她沒有騙人，病痛沒有讓她留下更多只言片語。我只能猜想，她還有太多放不下的人與事。可是時間沒有給她例外，也沒有給我們機會再問候上一句：“您身體還好嗎？”

外婆的身影最終掩埋在矮矮的墳墓，日月相伴，再無相見。次年，墳頭瘋長的野草在風雨中飄搖，并借著風聲雨聲，控訴天人永隔。我把香燭紙錢燒給外婆，也把濃濃的思念一并捎給她。

未曾想過，外婆離開後，時隔三年，外公竟也追隨外婆而去。

“外公又住院了……今天有時間不……回去看哈外公。我要後天的票才回得來……”母親在電話里帶著哭腔語無倫次。我震驚之余又不由疑問：外公怎麼又住院了？但是我也沒有過分擔心。自從外婆走了以後，外公三天兩頭生病住院，但都是些小毛病。我多次去看他，他都很高興，還笑著說，外婆把他腳痛的老毛病也給帶走了。

外婆生病四十年，外公帶著外婆尋醫問藥，身體一直很好。或許心裡的支柱垮了，就再也沒有了堅強的意義。為外婆守靈的那幾個夜晚，外公未曾合過眼，我勸他休息一會，他只說：沒事，也就最後這幾天陪她了。我再沒有多言，只是每頓飯都催促外公去吃。外婆出殯那個清晨，老年斑一下子爬上了外公的臉龐，碩大的眼袋拖著混濁的眼眸。外公抓著我的手，豆大的淚珠滾落在我手上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外公哭。他沒有歇斯底里，只是把難過都隱忍在心底，淡淡地同我說了一句：“以後你們沒有外婆了……”我頓時泣不成聲。

外婆離開的三年裡，外公農活也不做了，也不愛上街了，甚至飯也懶得做了，索性一次煮來，多吃幾頓。我去看他時，電飯煲都是厚厚一層灰，灶台也沒有一丁點的烟火氣。那個面含微笑的硬朗老頭，精神氣也隨著外婆走了，却多了一個時常沉默的老人，孤獨地坐在院壩，或者獨自望著遠山發呆。

外公最後那次住院，我以為又是感冒之类的小問題，畢竟外公已經89歲，小病小痛在所難免。我下班後，開車緊急地趕了回去，買了水果去醫院。一到病房，看到外公骨瘦嶙峋、安安静静地在病床上，同我上次見他，恍若兩人。我不由得心頭一顫。

前不久，外公過生日，我專程回去了一趟。他把屋前菜地裡還未飽滿的茄子、辣椒等蔬菜，給我裝了好大一口袋。我一個年輕人拒絕的速度，竟趕不上一個風燭殘年的老頭子的手腳。我讓他去城里玩幾天，他留我住下。最終我倆誰也沒拗過誰，我不得不帶走了他的蔬菜，也不得不遵從他不到城裡的決心。

臨走前，外公硬是塞给了我100元錢，我那時已26歲了，哪曾想“走人戶”還有“干盤”禮物。這個倔強的老頭，一度把錢看得很重很重，幾乎沒有孫輩孩子能得到他的“壓歲錢”。他照顧常年吃藥的外婆40年，老兩口含辛茹苦地把6個子女拉扯大，修房成家，又无怨无悔地帶大了幾個孫子。家裡條件不好，就吃苦耐勞，勤儉節約，這麼多年，未欠一分錢，也未曾開口找子女要過一分錢。

天色不早，我也著急往回趕：“外公，我走了，下回我再來要。”外公依依不捨地目送我：“要得嘛，下回再來，路上開車慢點！”那時，他雖沒了往日的硬朗，却也身體康健。

在醫院裡，外公不發一言，甚至沒有力氣睜眼瞧我一眼。淚水在我眼眶裡打轉，我如何也想不到外公竟是突然衰弱到這般模樣。

外公一直微弱地喊著要回家，舅舅沒了辦法，只能叫來車，想了却外公最後的心願。把外公送上車以後，外公的拖鞋掉了，我撿起來手忙腳亂地給外公穿好後，拉著外公的手：“外公，您堅持住哈，我媽本是後天的動車，她重新買了今天的機票，我天亮就去重慶接她，您要堅持住哦！”我想外公是想見到他的子孫的，只能這樣寬慰道：“我們一起回來看你！”外公艱難地回應了我：“要得……”我不敢耽擱時間，只能無助地看著送外公回家的車遠去。又過了一個多小時，還在回家路上的母親打來電話，泣不成聲：“外公走了……”接著還說了些什麼，我已聽不清了……縣城離外公家三小時，外公還沒到家便撒手人寰，還是沒能堅持到兒孫見他最後一面，遺願未了。

現在想來，外公的病不是一兩天，每次電話裡故作堅強地回應我們“身體好得很”，只是不想我們擔心，而我們却忽略了那是一副年近九十的老人軀體，對他的關心不夠。外公對外婆的思念也遠比我們想象中強烈，他不喜動物，可外婆在世時常抱在懷裡的貓，外公竟任由它滿身污泥往被子里鑽。而我們對它的陪伴，連他曾經嫌棄的貓都比不上。不敢想象，外婆離

世後，外公獨自在家、獨自看病、無人交流、無人陪伴的這三年裡，內心有多難熬。

外婆離世前，外公抱著外婆讓她放心地去，外婆才合上了眼。而外公彌留之際，最掛念的孩子們，陪伴在身旁的又有幾人？

外公的喪事很熱鬧，平日冷清的院子擠滿了披麻戴孝的子孫，人到得比過年還齊整。不知道外公在天之靈是會欣慰地笑，還是無可奈何地嘆息。

現在，再也沒人給我講生產隊的故事了。

但是，我堅信，窗外的夜空中，有我最愛和最愛我的兩顆最閃亮的星星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散文學會會員）



嵐天鳥鳴

□唐力

從樹林密葉中，從濃蔭里
漏下一聲聲鳥鳴。也許

它是山間的嵐氣，突然凝結的
安靜的，歲月之露；也許

它是山中的溪流，突然濺起的
時間的，晶瑩之珠；也許

它是天空的一次凝眸，神聖的注視
光影繽紛，夢幻交織；也許

它是一粒粒詞語，帶來
愛的永恆，照亮了我荒蕪的生命之書
（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）

故鄉云（外一首）

□田忠石

在外地，我收集鳥聲，白云，清風和
明亮的陽光
杏子的酸澀：還是童年和故鄉的味道

在外地，遇見張成海、胡洪兵和李大平
老鄉相見，我們說起故鄉的經歷
半杯酒里，很多那些年……

我熱衷於命名，把今天看到的云
叫作故鄉云。也許，她稍微越過了一點邊界
眉眼顧盼了大渡口，祝福給了些沙坪壩

她們在故鄉上空綻放，歌唱
我聽清了歌詞：來吧，我們的故鄉云
請你把過去的時光停留

故鄉的黃昏

陽光緩慢移動。把一棟樓房的輪廓推過來
一根電線，呼啦一聲斜向遠方
幾只小鳥向上飛，在炊煙的周圍繞一繞
大地上的事物，漸漸匍匐入夢
再看池塘里，倒映的思鄉曲

沒有什麼空曠得只接納懷念
那些漂泊的人隱居在夜色里
用一些冷兵器，如：雨水，淚水
擦拭歸途的塵埃，或者用燭火，月光
打通關隘，抵達故鄉
（作者系石河子大學學生）

戀愛與吃飯相關

□艾禾

對於女人來說，戀愛與吃飯息息相關。吃飯是特別重要的事，余生漫長，一日三餐，如果兩人吃飯都不能一起好好吃，那婚姻生活可想而知。

就拿我來說吧，年輕時我認為自己絕對是個清麗脫俗純情浪漫的女生，對於愛情的細節會深情回憶念念不忘。但那些愛情故事多年以後，老友們進行戀愛往事大回憶時，大家，包括我，都這樣描述著那些“緋聞男友”：

給你們說吧，有一個“賢良淑德”的，做得一手好菜哦，我去他家作客，他變魔術似地擺出一大桌子菜，哎呀，那個蔥燒鯽魚，嘖嘖……

還有個高大英俊的，重慶好吃的地方沒有他找不到的，記得六公里的啤酒鴨嗎？我們在那里吃得連鴨腦殼都不剩……

當然少不了有一個有經濟實力的，帶我去吃了位菜，那個年代的位菜，三位數一位……

一一歷數，後來呢後來呢？追問故事的完整性，當事人迷茫地望著她們：後來，沒有了，再後來，就各自成家了。

想來老友們真是不浪漫啊，一場戀愛，總有些感動瞬間吧，為什麼老是記著飯桌呢。不僅記著，居然還有個女友氣憤地數落某個人是小氣鬼，讓她多年前的某一頓飯吃得食不甘味。

看朋友圈的戀愛，最讓我羨慕的不是山盟海誓，而是關於他們食物的分享：男主給女主煮的蒜香排骨/紅燒帶

魚/奧爾良烤雞/蔥爆大蝦真好吃了，嘖嘖。

我現在還有些單身漂亮的後輩，在愛情的長河上飄蕩著，沒找著停靠的港灣。作為前輩我非常關心她們，當當紅娘什么的，所以常常成為陪吃。

又坐上了戀愛的飯桌，但現在位置不一樣，感受也不同。只覺得這年頭談戀愛依然得約飯，你看布置精美的西餐廳找的多是情侶錢。特別是那個七夕節，吃飯得提前訂座。有年七夕節城中堵車，剛戀愛的小姑娘約了男友吃燒烤，結果她坐在江邊都吃撐了還沒見男友的影子。男友從單位趕到餐廳花了近兩個小時，又熱又餓又累，抵達時手中的玫瑰花都要凋謝了。

吃一餐飯，對方的口味就知道了，喜歡辣？愛清淡？和自己差不多，能相處。甚至還能看透一個男人的性格。性格豪爽的男人，點菜的气势都不一样，從“廚師推薦”那一頁點起，买单時頭也不抬，錢付了就走。精打細算的男人就不一樣了，需要女孩子自覺，點些平民化的大眾菜，以免約會後男人說自己是騙吃騙喝。當然也有些打腫臉充胖子的男人，上半月請客太瀟灑，下半月躲在家里吃方便麵。記得從前有位男生約我的閨蜜，短消息是：我想請你吃飯，但一人只有30元的標準，行嗎？閨蜜哭笑不得，到底還是拒絕了他。她堅決地說：“現在請我幾次飯都舍不得錢，還想我今後一輩子為他煮飯？”

（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）

